家禮或問

土

家禮或問卷之九

祭禮

時祭

或問祭禮四時之薦曰韭以卵麥以魚云以字義未詳寒岡曰王制註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以配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以配魚與豚皆陰物也稻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以配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卜日

或問時祭或前旬擇日或例用分至或例用上丁不知誰

最得宜所謂环珓卽今之何物退溪曰家禮卜日註溫公及朱子說已明不必更求異況环珓今不知爲何物以意造作而用反涉不虔乎

或問卜日用环珓何義退溪曰卜以环珓古所未聞而後世用之其問於神明之意則與古奚異然其爲物不能如蓍龜之靈則安能保其必得神明之告而不差乎只緣龜卜不傳蓍草又不可得則不得已而用其次故其於筮占亦用竹筭意亦如此耳

或問時祭若仲月有故則季月當不祭否退溪曰過時不祭禮經之文

或問祭必用丁亥其義如何退溪曰小牢饋食禮來日丁

亥用薦歲事于皇祖註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必須亥者按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朱子曰丁有丁寧意

或問時祭或因服制或有事故不得行於當月則次月退行無妨否愚伏曰禮曰過時不祭禮也據此則月後退行似爲非禮而詳陳註則又以謂春祭過春則不祭夏祭過夏則不祭然則雖季月亦可行之也

或問久在寓中時祭連廢實爲未安方寓墓下欲爲設行未知如何退溪曰寓中設行之禮未有考焉蓋時享至重

至嚴非如俗節忌日薦新等禮可以隨宜行過因有故舉家出避時暫闕行似亦無妨在他浚難行今所寓則乃是墓所祭用百具若無苟率之慮量處所宜亦可否

或問窮家力薄時祭或未得及時季月亦可退行否退溪曰禮過仲月則不舉時祭但窮家多不及仲月而每因以廢之反爲未安故寯兒有如此之時亦不禁而遂行之矣

或問四時之祭卜日則立於右讀祝則立於左何退溪曰卜日亦立于左矣至其終立于右者主人與諸執事東西相對而立皆北上以次而南則主人之右卽執事爲首者對立之處故就此而告爲順若左則不與對也

齊戒

或問時祭忌祭齋戒退溪曰朱子繫辭本義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敬惕之謂戒忌祭及節祭則禮之小而近人情者故只齋一日時祭則禮之重大所以致盡於事神之道者故七日戒三日齋也（清齋二日并祭日爲三也）然今人父母忌日則迫於情義亦或齋二日

或問時祭忌墓祭齋戒日數不同者何歟退溪曰時祭極事神之道故齋三日忌日墓祭則後世隨俗之祭故齋一日祭義有不同齋安得不異

或問七日戒三日齋古禮也而家禮時祭只言三日齋何也退溪曰七日戒三日齋古禮爲然故今廟社四時大享百官前期十日受誓戒誓戒之辭正以云云之事爲禁前

三日入淸齋所患人不能盡如禮耳蓋大享禮之至重故如此其他祭不盡然也○曰七日戒三日齋只施於大享而他祭則不得盡然者何曰七日戒三日齋在士大夫則家廟四時祭齋戒是也但家禮只言前期三日齋不言七日戒必有所以然當思而得之若忌日則通言前期一日齋戒而已家間每遇親忌自有不忍之意故從前二日齋戒今若幷七日則爲十日齋戒雖或甚厚自一介篤行之士言之誠是至孝然以是爲天下萬世通行之法則恐或過中矣

或問齋戒之節如何栗谷曰時祭則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忌祭則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參禮則齋宿一日所謂散齋

者不吊喪不問疾不茹葷飲酒不得至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所謂致齊者不聽樂不出入專心想念所祭之人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之謂也夫然後當祭之時如見其形如聞其聲誠至而神享也

或問時祭忌祭俱是祭先也而齊戒則有三日一日之異者何也沙溪曰開元禮齊戒條註云凡大祀之官散齊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齊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退溪曰時祭極事神之道忌墓祭後世隨俗之祭祭儀有不同齊安得不異以此觀之祭有大小而齊戒之日亦隨而異也

或問祀事臨行家內或有婢僕之喪或有產婦則凶穢之

甚何以處之齊戒時喪家往來人亦忌不見否愚伏曰禮父母之喪將祭而有兄弟之喪則殯而後祭此練祥二祭也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以此觀之則廢之似當家內有解産者則不潔不可祭也初喪斂殯往來執事者則忌之亦不爲過

設位陳器

或問晦齋先生奉先雜儀註凡時祭盛服無官者用黑團領鄙意盛服無如黑團領若紅團領豈是盛服古人不以爲褻服退溪曰恐然

或問今俗同奉考妣於一倚又兼設饌於一卓與家禮考妣各用一倚一卓之意大不相同而孤家從前從俗今欲

變改未知如何愚伏曰兩位共一卓五禮儀之文從時王之制亦無妨吾家自先世遵五禮儀今不必變

或問我國人家正廳南北長而東西短凡四時大祭於北壁下自西設位狹窄難行不得已高祖在北曾祖祖禰分東西相對若昭穆之列者祠堂旣爲同堂異室之制而至此乃變其位無乃未安如何退溪曰正寢設祭位有大屋可依禮設者自當如古其不然者不得不隨地形排設雖若未安亦無如之何矣

或問家廟窄狹亾妻及旁親二位不得入廟而別藏故時祭不得幷設而祭畢後乃祭亦未專精更擇日行之何如一家一月內再度時祭未知可否退溪曰更擇日行之恐

未安家禮時祭條妻以下於階下設位

或問朱子答劉平甫書云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所謂自主之祭指何祭耶今人支子爲守令者奉神主以行何如沙溪曰此乃班祔神主也支子之妻若子若孫曾已班祔於宗家而今宗子奉先祖神主遠去則其夫若父若祖在家自當主之不當隨宗子而遠去也支子爲守宰者奉神主以行非禮之正亦亂後權宜之道耳

或問家禮束茅聚沙何義至祭始祖條小註始云截茅八寸束以紅絲亦有所據耶他祭則不束以紅耶沙溪曰集說或問束茅聚沙是聚沙於地擁往茅束否曰然曰用茅何義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註醴濁用茅以泲之也曰盤

載以酹何也曰程子謂降神酹酒必澆於地家禮亦同未聞有盤至劉氏補註祭初祖條始有茅盤截茅八寸束以紅立于盤內劉必有考但其不註於時祭各條又恐止空初祖又曰祔位不設周禮註必用茅者謂其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也會通註曰截茅一搤許紅帛絞束立沙中束之有竅沃酒滲下故謂之縮茅

或問家禮陳器下不言用燭儀節只有香卓上一燭今人逐位例用雙燭退溪曰不言用燭可疑喪禮弔客之入有爇燭以待之文用燭恐無不可但不須每位雙燭

省牲具饌

或問匹士太牢以祭謂之攘則太牢無乃不可乎今或一

家伐牛十家分用甚非薦俎之意若家貧則寧以雞鴨代牲而不欲用此何如退溪曰殺牛以祭非士之禮肰買肉以祭亦恐難非之

或問蘋藻之薦簠簋之用古人所尚而朱子之時已不能復今之時又與朱子時不同三品脯醢固不易得米麪之食亦不能辨只依家中所有云云又以麪代麪食餅代米食何如退溪曰溫公書儀已不能盡依古朱子家禮酌古禮書儀而又簡於書儀今俗又異於朱子時安得一一依得如所示爲善已尋常以麪爲麪食以餅爲米食今以兩物代兩物云其別爲他物耶是今之何物耶此愚所未知也至於今人骨董雜陳只務多品此不知禮者之事何用

議爲

或問時祭饌品當依家禮而古今異宜何以爲之栗谷曰每位果五品(貧不能辦則三品亦可)脯一楪熟菜一楪醢一楪沉菜一楪淸醬一器醋菜一楪魚肉各一楪(當用新鮮生物)餠一楪麪一椀羹一椀飯一鉢湯五色(或魚或肉或菜隨所備若貧不能辦則只三色亦可)炙三色(肝肉及魚雉等物)

或問家禮時祭果用六品擊蒙要訣用五品何義沙溪曰要訣蓋本司馬公及程氏儀或者以爲非讀禮記知或說近之今人六品之果若難備四品或兩品庶合禮意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長樂陳

氏曰鼎俎之實以天産爲主而天産陽屬故其數奇籩豆之實以地産爲主而地産陰屬故其數偶

或問用其平日不食之物以祭之恐非思其所嗜之意然若子孫世守不替則亦近於屈到薦芰之譏沙溪曰來示然矣

或問圖中連三器脯醢未詳俗用佐飯亦無所據旅軒曰圖中連三器脯醢者蓋謂三器之設或脯或醢非是一器中脯醢合盛也東俗行祭設脯一器乾魚一器醢一器者其器數止三則似與圖設三器之類不戾而第其所謂佐飯者何等物耶若用俗設常品雜物則恐非事神之儀也若以鄙家所用之禮言之則三器之間各以三種之蔬間

之甘穬餅爲六器此亦一家常行之儀非敢有以爲遵古禮也

或問私家用生肉無嫌否旅軒曰太古未火化之時人食生肉故祭禮用生肉後世火化之後則用熟物故禮有烹燔之薦今時果有用生不用熟者亦有用熟不用生者然循俗用熟亦何至爲不可乎朝家用生乃尚古之義非以此爲尊貴之享而用之也然用生之家亦豈避嫌乎

或問家禮魚肉是生魚肉否粟谷用生遵此行之無妨否

沙溪曰家禮所謂魚肉非生魚肉也乃魚湯肉湯也粟谷之用生雖本於書儀與儀禮饋食禮不同嘗質于家庭問于牛溪答曰參用生熟雖是古禮至於家禮則朱子曰以

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則不用生明矣特牲饋食禮註
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亨于門外東方註亨
煑也豕魚腊以鑊各一爨郊特牲曰腥肆爓潛腍而審反祭
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註祭之爲禮或進
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沉或薦煑熟豈知神果何所享乎
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
或問家禮祭饌有醋楪槃家三年之中只象平日用醬代
之後曰家廟常祭當如何又饌有鹽楪而不言設處丘氏
儀節則鹽醋二楪并設於前一行而亦不設醬醬者食之
主也於祭不設抑有何義退溪曰只一依禮文鹽醋俱設
其設處且從丘氏然凡飲食之類古今有殊不能必其盡

同以今所宜言之鹽不必楪設各就其器而用之醬則恐
不可不設也所謂象平日用醬代之者得之
或問今俗桃及鯉魚燒酒不用於祭祀未知何義或云膏
煎之物用之亦未安果皆有據耶沙溪曰桃及鯉魚不用
於祭燒酒則出於元時故不見於經傳我國文昭殿日祭
夏月則用燒酒栗谷亦謂喪中朝夕祭夏月則清酒味變
用燒酒甚好云膏煎之物不用出於儀禮今俗必用蜜果
油餅以祭恐不合於古禮也士喪禮記凡糗不煎註以膏
煎之則褻非敬家語孔子曰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
用不登郊廟黃氏曰鯉魚不用於祭祀云
或問人家行祭或早或晩未有定式何者爲得沙溪曰陳

氏曰小宰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旦明行事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於晏也寧早則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張子曰五更而祭非禮也朱子語類先生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倚卓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或問時祭設饌最所難解者蔬菜三件似異於常時脯醢自是兩物而幷設於蔬菜之行則是蔬菜爲一行脯醢爲兩行耶醋設於匙羹之間者可遵行否家禮之饌卽當時之饌今亦以生時所用而祭之如何若五禮儀士庶人祭饌圖得無太略耶沙溪曰所謂蔬菜三件沉菜熟菜醋菜等物在其中有何難解脯醢兩物各設爲是圖則合設誤

矣以禮意推之脯熟菜醢沉菜清醬醋菜等相間排設似當擊蒙要訣似然醋在匙羹之間遵行不妨以生時所用常饌祭之亦可五禮儀圖雖有云云稱家之力豈拘於此乎

奉主就位

或問題主書顯考顯祖考而祭儀祝辭不書顯字何也寒岡曰神主既書顯字則祝文之不書不知何也豈非家禮圖中有顯字故世俗仍遵用之家禮本文祝辭則朱子緣一時不用而不書之也然此亦臆說未有定据耳

或問中國人家皆有正寢故告請神主有出就正寢之文我國之人既無正寢而襲稱正寢頗為未安今欲改稱正

堂不知可否退溪曰正寢謂正堂今人以家間設祭接賓處通謂之正寢

或問當祭之時神主當脫櫝特坐否其所謂韜者其制何如退溪曰似當脫櫝韜制未詳

降神

或問家禮朔望焚香灌酒各再拜時祭則只於灌酒後一再拜其義何耶沙溪曰焚香再拜求神於陽也灌酒再拜求神於陰也時祭一再拜恐闕誤故丧禮備要依朔參禮以兩再拜添補未知得否

進饌

或問祭圖陳饌尙左而扱匙則西柄似有尙右用右手之

義何也退溪曰祭饌尚左之說恐未然蓋食以飯爲主故飯之所在卽爲所尚如平時陳食左飯右羹是爲尚左而祭則右飯左羹是乃尚右所謂神道尚右者然也而今云尚左非也扱匙西柄果如所疑人之尚左食用右手則神之尚右似當用左手矣然嘗思得之所謂尚左尚右但以是方爲上耳非謂尚左方則手必用右尚右方則手必用左也故雖陳饌以右爲上而手之用匙依舊只用右手何害焉

初獻

或問祭飯啓蓋宜在何時沙溪曰祭時插匙飯中雖在侑食之時啓蓋則應在初獻之後未讀祝之前以特牲饋食

禮觀之可知特牲饋食禮曰祝洗爵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仰也于敦南

或問祭酒代神也論語君祭先飯註曰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何歟前承下教待尊丈食有齒德敬如父兄者外其餘年長者爲祭似可也云云愚伏謂禮主人延客祭註延導之也論語註所謂不敢當客禮正謂此也若待君祭而祭待君食而食則是以客禮自處也沙溪曰古者座中上客祭酒餘人不爲祭國子祭酒之名由於此家禮四時祭正位皆祭酒與古禮不同未詳

或問虞祭獻酌三祭于茅上後置于故處時祭及忌祭則執事斟酒于盞主人奉奠于故處而執事卽出奉奠盞授

主人主人跪受祭于茅上後授執事還奠故處其節目不同何也吉凶異禮而然耶抑別有他義耶又以祭酒之事觀之則家禮及儀節三獻皆祭酒云云今以知禮爲稱者皆曰初獻祭酒亞終獻不祭酒此亦可乎寒岡曰虞祭與時祭獻祭之禮不同者豈不以虞祭哀遽其禮當略時祭嚴敬其禮不得不備也耶但司馬公書儀則與虞祭同禮而朱子於家禮不用書儀而備其曲折云耳楊氏於家禮論潮州本亞終獻不祭酒之非謂三獻皆當祭酒于茅云則來示所謂知禮者亞終獻不祭酒云者恐或非眞知禮也

或問儀節時祭祝文共一版考妣位前昊天罔極之語不

得用否退溪曰若用丘氏禮併一祝文則當不用昊天罔極之語

或問仲兄無后而亡已爲班祔時祭祝文末段曰祗薦歲事敢以仲氏祔食云云耶或曰以仲氏府君祔食又曰敢以仲兄秀才祔食未知何以則得禮乎寒岡曰家禮以某親某官府君云則以仲兄處士府君祔食云者恐是

或問禰廟祭祀時爲亡妻各爲祝文乎祝辭何以爲之耶寒岡曰不得各爲祝文似當於禰位祝文之下略入祔食之意

或問班祔之主或尊於正位子孫行則奠物奠爵何先何後高曾旁親歿而無後亦當入廟否若行時事而所祔之

主無祖父母位則祭時祔于何主祝文不及祔位否寔岡
曰程子曰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則高曾
旁親之無後者恐不得入廟不得祭所祔祖父位則不得
不權祔於禰位祝文固不用於祔位若祔于祖考則以某
位祔食家禮自有明文但權祔禰位不知當如何不敢強
說○曰古禮廟制皆以昭穆爲序孫當祔祖故祔祭及班
祔皆於祖廟今四代列序子繼父下而不告禰廟無端祔
食無乃未安乎家禮又有四代一祝之文若然則以某親
祔食之文泛書于末端而不必書祔食于某祖考云則今
祔食兄弟書于考妣祝文下如何曰無端祔食固爲未安
而亦不得不然但四代一祝乃丘瓊山之禮而非家禮也

祝文書祔食未安之意已具於前

或問家禮纔祭高祖畢卽使人酌獻祔于高祖者云祔于高祖者卽曾祖之子先父食未安沙溪曰此當活看豈可先也

或問時祭禰祭或在遠地使子弟代行猶不失使人攝之義否愚伏曰攝行似不妨

或問主人有故使其子行祭則祝文當何書退溪曰恐當曰孝子某使子某敢告云云

或問主人不在則爲冢子者不得行祭否退溪曰廟祭主人不在則爲冢子者以主人之命行祭固當矣但於此亦有不可一槩斷之者若主人暫出或病而命子弟行於其

家廟則爲子弟者亦或以物助辦而行於廟可矣或主人遠在而未及有命或勢不能行祭爲冢子者率意自辦而行於宗子之家廟似有越分之嫌恐不可爲也然古有望墓爲壇以祭之文朱子亦有以木牌設禮以祭之說此出於甚不得已之權誠有其理而不可以易言也若宦遊祿食之人遠離家廟不得參祭者則固當依朱子之說權以行之亦可

或問宗家有故支子設紙牓以祭則不可無祝而先生云紙牓祭無祝未知何據若宗子與祭則用家禮祝辭耶芝山曰支子紙牓之祭本朱子義起者無節文可考若據曾子問則當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宗子在家非

越在他國之比禮支子爲攝主禮之所降至於五節則紙牓之祭尤不成禮不得已依告朔之禮而去侑食一節但有三獻而已○曰若宗子遠出支子設祭則雖去五節而祝文可用否曰曾子問曰若宗子有罪在他國則庶子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之祭不厭不旅不假不綏不配云云今按厭卽侑食闔門也假卽受胙等事也假當作嘏旅卽中庸所謂旅酬者也綏當作隋減毀之名也取黍稷牢肉祭之豆間者也配卽云以某妣配者也家禮中無此等節卽李孝述問兄子在襁褓孝述自主未知襁褓之子卽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衆議以爲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未知是否朱子曰攝主但

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今擬祝文則如曾子問云云又去受胙及添酒等事似得之與忌墓祭通看

亞獻終獻

或問竊考祭禮初獻主人爲之亞獻終獻則主婦或主人之弟或長子或親賓爲之而不許諸父諸兄爲之今雖諸父諸兄共祭亦不使爲亞終獻只使主婦或弟或長子或賓爲之乎諸父諸兄或欲自爲亞終獻則亦當以不可倒使尊丈之意申告強止之否退溪曰亞終獻不使諸父應有其意不可考然以情理言之廟中以有事爲榮況諸父之於祖考非冡子弟之比終祭無一事豈非欠缺耶若諸兄則其所云兄弟之長此兄即諸兄也非不使爲獻也來

喻申告而強止之恐不近情也如何

或問亞獻終獻如禮文則當只俯伏興否退溪曰亞獻終獻幷云如初儀則當拜

侑食

或問今主婦不參祭扱匙點茶主人爲之否退溪曰當然

或問祭時上筯于羹何如退溪曰古人羹有菜者用筯以食上筯于羹不妨

或問今俗行祭時皆坐未知何如退溪曰祭時當立據禮文無疑但國俗生時子弟無侍立之禮祭時不能盡如古禮如墓祭忌祭皆循俗爲之惟於時祭則三獻以前皆立侑食後乃坐此家間所行之禮也

闔門

或問時祭闔門所謂厭也願聞厭之義沙溪曰曾子問註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爲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奧陰靜之處故云陰厭陽厭者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庶幾其享之而厭飫也

或問闔門之後或有不出而俯伏於前者何如退溪曰家禮所闔之門卽中門也出者出此門也既曰闔此門安得不出而闔耶但今人家廟中門與古所謂中門似異若以今楣下出入戶爲中門則所謂俯伏於前卽是出也

或問家禮一食九飯何義退溪曰一食而九擧匙然否愚伏謂嘗見中原人飲食以小器盛飯既食又進之又食又進之據此則一食卽統言九飯卽小數之節云云此說何如沙溪曰鄭說近之小牢饋食禮註食大名小數曰飯疏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九飯士禮也三飯又三飯又三飯特牲饋食禮註三飯禮一成也又三飯又三飯禮三成也

啓門

或問茶是古人常用故祭亦用之今既罕用點茶何以爲之退溪曰今人進湯水是古進茶之意

或問進茶後亦闔門何如退溪曰古無此禮不再闔門可

也

受胙

或問無執事而主人獨行則受胙嘏辭及告利成等禮何以爲之退溪曰無執事已闕於禮安能備此禮耶

或問自爲攝主受胙等禮皆廢未知此禮攝主則果不可行否寒岡曰受胙等禮恐非攝主所敢

土神祭

或問儀節補曰按朱子大全有四時祭土地文夫墓祭祭后土則時祭而祭土地亦禮之宜也未知何以行之寒岡曰按大全集既有祭土地祝文則朱子蓋嘗祭之矣

或問時祭後祭土神何如栗谷曰朱子居家有土神之祭

四時及歲末皆祭土神今雖不能備舉四時之祭例於春冬時祀別具一分之饌不設匙筯家廟禮畢乃祭土神似爲得宜降神參神進饌初獻皆如家廟之儀其祝詞曰維年歲某月某朔某日某甲某官某敢昭告于土地之神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不欽酒肴雖薄庶將誠意維神監顧不負厥居尚饗冬祭則改曰惟茲仲冬歲功告畢若時報事云云餘幷同亞獻終獻無侑食進茶之儀辭神乃撤祭土神之所宜於家北園內淨處除地築壇

或問擊蒙要訣朱子居家有四時土神之祭今雖不能備舉四時之祭例於春冬時祀別具一分之饌祭土神似爲得宜依此行之如何但不設匙箸亦無侑食進茶之儀則

應不設飯羹矣此是何義耶然則墓祭土神亦不設飯羹耶國家山川廟社之祭不設飯羹匙箸祭神固異於祭先栗谷之不設匙箸於土神無乃有意耶沙溪曰家中土神祭世無行之者若行之則當依墓祭土神具飯羹匙箸也家禮墓祭土神有設盤盞匙箸于其北餘幷同上之文則其有飯羹明矣丘氏儀節亦有匙箸家中若祭土神則左無異同要訣無乃從簡而云耶

初祖　先祖

或問家禮初祖之祭只設一位而幷祭考妣先祖之祭分設考妣兩位者何意耶沙溪曰初祖之祭只一位故只設一位而幷祭考妣先祖之祭不止一位故分設考妣兩位

以兼享之語類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朱子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

禰

或問禰祭攝主則亦不可行否寒岡曰獘家亦方奉攝當初祭禰自宗孫改題之後不敢為之

或問禰祭之義可得聞歟擊蒙要訣闕之亦何義歟沙溪曰栗谷曰祭禰恐豐于昵然以先儒說參考祭亦不妨今

好禮之家多行之者宋龜峯曰祭禰祭之大者小學家禮旣詳其儀而要訣闕不見錄恐未安云禮輯曰父廟曰禰禰者近也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朱子曰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用某生日祭之適値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

或問禰祭或因服制或有事故不得行之於當月則次月退行無妨否愚伏曰過時不祭禮也春祭過春則不祭夏祭過夏則不祭然則禰祭恐難退行於十月季秋成物之文何取於十月耶

忌祭

或問忌祭之義沙溪曰忌者含恤而不及他事之謂非祭名也宋儒始以義起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朱子曰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又曰忌日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顔氏家訓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通典王方慶曰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若有忌月卽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

或問忌日諱日云者何意芝山曰死者人之所忌諱故死日謂之忌日亦謂之諱日

或問忌日謂之諱日何義其本於卒哭而諱之諱字耶卒哭之前不諱親名亦甚可疑如何沙溪曰忌是禁字之義謂含恤而不及他事也諱是避字之義其義相近又古語云如有不可諱註謂死也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不可諱諱日之諱無乃出於此耶諱日之諱卒哭而諱之諱出處雖不同其避義似同卒哭而諱謂以謚稱之而不名以神道待之也亦非謂卒哭之前則直稱其名也但無用謚諱名之謂也

或問忌祭行素上行一日否世俗亦於齊戒日不敢食飲此是過於厚處從俗何如退溪曰禮疑從厚此類之謂也

或問忌日遇閏月則或有再行者何如退溪曰忌祭既已

行之於當朔當日矣其於閏朔遇是日何有再行之義乎此意厚而不達於禮不可爲訓典也

或問先考卒逝之日閏四月三十日也今又值四月之閏欲於閏月晦日行祭如何寒岡曰知禮之人皆以爲不可用閏月當於本月其日行祭閏月其日則行素而已可也

或問人或死於閏正月則忌祭當用本正月否若值閏正月則當用何月且大月晦日死者後值小月當以二十九日爲忌後又值大月則又當以三十日爲忌否小月晦日死者後值大月當以二十九日爲忌否抑亦以晦爲重而用三十日爲忌否沙溪曰或謂閏月死者後值閏月當用本月爲忌而閏月死日亦當行素云云大月三十日死者

後値小月固當以二十九日爲忌値大月則自當以三十
日爲忌小月晦日死者後値大月當仍以二十九日爲忌
不可延待三十日也如何通典范甯曰閏月者以餘分之
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
告朔而喪者不數開元禮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
附之月爲正庾蔚之曰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
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
然若其不然則閏亡者亦可知也
或問曾祖始立家法忌墓祭幷不得輪行支子孫而宗嫡
奉祀者專主設行退溪曰專主設行近於古禮甚善然栗
谷亦有支子所得自主之祭之言疑支子所得祭之祭卽

今忌祭墓祭之類然則此等祭輪行亦恐無大害義也
或問忌祭墓祭從俗輪行何如栗谷曰世俗輪行非禮也墓祭則雖輪行皆祭于墓上猶之可也忌祭不祭于神主而乃祭于紙牓此甚未安雖不免輪行須具祭饌行于家廟庶乎可矣
或問時祭前一日設位註兄弟家相去遠者弟於祭時旋設位以紙牓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云云以此觀之今人於先世忌祭有故不得參於宗家則各於所居之家設紙牓行祭似爲無害於義如何旅軒曰四時大薦則固非支子所當行矣其於小祭用紙牓行之亦豈謬於禮乎
或問忌祭若家內有故借僧舍以祭猶愈於廢祭否若於

墓側立齋宇使僧守之何如退溪曰墓所齋舍爲祭而設其行於此豈害於事若借他僧舍則不可若墓舍僧守朱子於婺源先塋亦令僧守恐無妨

或問先諱已迫而痘疾大熾非但俗忌又似不潔世俗或有行忌祭於山寺者與其廢也權行山寺潔處何如寒岡曰吾家今日亦忌日而不潔且拘俗忌頃年于玄風令行祭於堂姪家矣不潔與俗忌果不可不計行祭似未安如墓下有齋宮則善矣無則無乃不得不如君言乎然夫人諱事則尤未安曾禀於知禮之人則亦如是云矣

或問祭祀之日家間如遇生産汚染之事則行祭當何如旅軒曰已不親與其汚染之事則或兄弟家或親屬家設

行而已若親與則使子弟代行如無代行之人雖闕之可也

或問父喪未葬而亡母再朞奄迫廢祭虛度情甚罔極略設行祭何如祭時不可不參當用何服祝文亦何以爲之用魚肉似爲未安略設則無妨否旅軒曰禮有喪三年不祭之文則父喪初喪之日雖忌事不當行矣但母喪再朞則異於他忌不可全然無事然而祥事已畢於十三月之期則今又不可以祥之就今日所示之變而酌之則當於其日略備祭羞殺禮奠行如何喪主自不可不與其事暫脫衰服喪冠只以喪巾裹衣就神位前俯伏號哭而已若奠獻則令輕服子弟常服行之而無祝可也魚肉之羞隨

空用之不爲未安

設位

或問忌日當設一位否晦齋曰按文公家禮忌日只設一位程氏祭禮忌日配考妣二家之禮不同蓋只設一位禮之正也配祭考妣禮之本於人情者也若以事死如事生鋪筵設同几之意推之禮之本於情者亦有所不能已也

或問時俗忌日合祭考妣於禮不合如何晦齋曰禮循人情合祭父母原其情則不甚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然觀乎禮則只設一位似乎穩當

或問忌日欲祭一位何如退溪曰愚意亦然但中古亦有祭兩位之說比於當喪兩祭此似無甚礙故家間從先例

兩祭

或問忌日府君夫人合祭退溪曰古無此禮但合祭從先祖吾家自前合祭之今不敢輕議

或問考妣忌日只奉一位行祭禮也而古賢亦有幷祭之者今人則罕有一位之祭者若幷祭則其祝辭何以爲書寒岡曰若一從家禮則須如家禮忌日奉一位行祭也若欲幷祭考妣則祝辭在馮善集說家禮然恐未安

或問先生於忌祭兼享考妣有違於家禮未知如何芝山曰忌日之祭亦非古禮至司馬程張始有一獻之禮朱子則三獻其獨設一位者程朱皆然先賢所制之義不爲不至而區區愚意每以獨享偏親爲未安晩見一書載倉山

劉氏之說其說曰或問伊川先生曰忌日祀兩位否曰只
一位畧忌謂家庭之祭與國家祀典不同家庭晨夕旦望於
父母之敬未嘗舉一而廢一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以
爲善忌祭何獨不然當兼設考妣考忌日則祝辭末句增
曰謹奉妣某氏夫人配妣忌日則曰謹奉以配考某公云
云劉氏所見淺深雖不可知而其言適與鄙意合因取以
爲據○曰不從程朱而從劉氏何如某公云者如李公朴
公之稱耶曰某公云者如言某官府君非如李公朴公之
稱劉氏所言雖非先賢之意亦深得孝子事死如事生之
義何必非之也其從與否在人之心何如耳非所敢強也
或問忌祭只設或考或妣一位乃家禮之意而配祭考妣

亦出於程夫子我朝諸老先生亦配祭或云府君忌日則配祭夫人夫人忌日則不敢配祭府君實是雜記所謂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之意未知如何愚伏曰不敢援尊固有所本於理亦精然幷祭亦何不可

或問忌日幷祭考妣及前期茹蔬皆非家禮所言今欲只從家禮未知如何愚伏曰此兩款國俗行之已久而又非大害義理且從從先祖之文俟他日熟講而變通之未爲晩也如何

或問忌祭或幷祭考妣或只祭一位當何從雜記云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據此府君忌日

配祭夫人夫人忌日不敢配祭府君似當未知如何沙溪曰忌日幷祭雖非朱子意我朝先賢嘗行之栗谷亦曰祭兩位於心爲安云援尊之嫌恐不必避也

具饌

或問子孫之祭或遇其祖先忌日則用肉似未安柰何退溪曰祖先忌日祭子孫用肉似爲未安而古未有所據不敢妄爲之說然滉意神道有異於生人用肉似無妨也若害理則古人已言之

或問先考喪中祭先妣當用肉否沙溪曰神道有異不妨用肉也退溪所論甚合情禮但喪中死者異於是若以魚肉奠之非事死如事生之道朝夕奠及上食用以蔬菜至

虞祭始以神事之用肉饌似可也

變服

或問忌日著白笠何如退溪曰恐異○曰忌日是君子終身之喪其服宜用禫服過禫之後欲留此一襲每遇忌日服此服而行哭奠之禮未知可否曰忌雖終身之喪與禫服不同留禫服以爲終身之喪必非先王制禮之意曾參孝已亦未聞行此事今欲行之無乃太過乎

或問忌祭服色今人皆不能如古人而今之布綿直領中何者爲可寒岡曰家禮言黲布衫則恐布是但直領非祭祀之服

或問忌祭服色何以爲之栗谷曰父母忌則有官者服縞

色帽垂脚或黲色帽垂脚玉色團領白布裏角帶無官者服縞色笠或黲色笠玉色團領白帶通著白靴婦人則縞色帔白衣白裳祖以上忌則有官者烏紗帽玉色團領白布裏角帶無官者黑笠玉色團領白帶婦人則玄帔白衣玉色裳旁親忌則有官者烏紗帽玉色團領烏角帶無官者黑笠玉色團領黑帶婦人只去華盛之服

詣祠堂

或問祔祭考妣則告辭似當添一兩語沙溪曰固然告辭遠諱之辰敢請下當添顯考顯妣神主出就云云

初獻

或問忌日祝末亦云祇薦歲事否退溪曰丘氏恭伸奠獻

之文用之爲善

或問家禮忌祭祝文末端餘幷同云云清酌庶羞下依時祭用祗薦歲事字否小祥云常事常字何義未可用於忌祭否沙溪曰丘氏祝云恭伸奠獻鄙家常用之退溪亦用之云常事用於忌祭未知其如何也士虞禮薦此常事註古文常爲祥疏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曾子問薦其常事註薦其歲之常事也

或問忌日若幷祭考妣則祝辭似當云某親諱日栗谷曰考忌則某考諱日復臨妣忌則某妣諱日復臨云云

或問幷祭考妣則祝辭似當添一兩語沙溪曰固然祝辭歲序遷易下當添某親考妣隨所稱祖以上幷同諱日復臨云云

或問考妣忌日固當舉哀祖父母以上忌則當如何哭之亦宜否沙溪曰丘氏儀節考妣及祖考妣近死則舉哀祖考妣遠死則否（按逮事祖考妣當舉哀）

或問忌祭之哭主人妻及與祭子孫皆哭乎惟主人哭乎寒岡曰主人以下哭盡哀云則主婦固所當哭而子孫宜不得不皆哭

或問外祖父母忌祭時主人哭之而外孫或有不哭者哭與不哭孰是寒岡曰外祖忌祭我獨奉行或與諸表兄同祭而諸表兄不哭則我亦不哭若陪諸舅以祭而諸舅哭之則我亦哭而助祭何妨然家法各不同吾家則我哭先諱在位諸子孫無不哭盡哀

或問大忌病重不能參哭則於調病處著上衣以哭何如寒岡曰病不能參祭而氣力猶可以伸一哭之情則姑著潔衣而哭之不妨

或問父母祖父母祭或行於齋舍而嫡子若孫皆有故不得與只令庶孽行事則紙牓亦當書顯考顯祖耶寒岡曰嫡子有故而使孽子行事則顯考顯祖之稱雖不得不書而禮合從簡如利成之禮恐不得行

亞終獻

或問時祭三獻各進炙忌祭墓祭亦如是否沙溪曰忌祭三獻亦當進炙墓祭亦然

侑食

或問三年內祖先忌祭當遵要訣行一獻則亦不侑食否
沙溪曰侑食亦盛祭時禮也只獻一盃則無侑食也

是日不飮酒

或問忌者喪之餘當親忌食稻自有所不忍昔吉注書每於是日疏食水飮依此行之何如退溪曰吉注書忌日疏食水飮甚善後人法之亦固至意若其人有父兄在則如當餕時父兄依他食稻己獨別設疏食豈不難乎不知若此處當如何

或問是日居處之服似亦有差等栗谷曰父母忌則縞色笠白衣白帶祖以上則黑笠白衣白帶旁親則去華盛之服

忌日待客

或問齊戒時及諱日出見賓客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未知孰從寒岡曰古人諱日或有受吊不見客顔氏家訓以深居不見親賓而美其素食爲非不記本文大槩則然

或問忌祭邀客已赴人邀何如退溪曰忌祭邀客已赴人邀雖爲非宜滉自不能盡如禮不敢爲說以報然雖非當日參祭之人而親族親客在傍雖與之同餕恐或無害若辦酒食召遠客則自不當爲耳

或問昨當私忌而壓尊不敢告殊覺未安退溪曰昨日之事今以來示觀之正是欲致謹而反生病也當初辭以忌日而不入非爲慢也若以初到未見不欲徑辭則來見而

告之故以去亦可也所謂壓尊不伸私服者如臣於君前之類非謂尋常長者之前皆不得伸也旣不敢告又不敢出此臨事過謹之病也若告故而長者不聽其去則如昨所處無不可耳

或問私忌遇尊客設素食如何退溪曰私忌遇尊客而設素食本爲未安然忌有隆殺尊客亦有等級況於亡妻忌日方伯欲來前數日送稱家忌遜辭於旁邑方伯不聽而來此乃忌輕而客尊不敢設素但於進肴客肉而主素方伯察知令俱進素矣若遇忌非此等之輕君子以喪之餘處之也何可謂進肉爲安乎自非極尊之賓恐皆當設素爲禮然其中實有未安者故古禮以忌日不接客爲言今

欲遵此禮而客或知主人有忌亦至則非矣又如當筵而聞緦麻等服撤饍止飲禮也而客不知止雖客之過然爲主者尤不得辭其責又若服未盡而遇尊丈强之開素此等事皆當以善辭得請爲期至其甚不得已處暫依朱子答門人說處之恐或可也○曰昨承自非極尊之賓恐皆當設素云云已聞命矣第未知所謂極尊者以齒德乎以爵位乎曰極尊謂如下士於公卿之類非以齒德論也蓋下士爲私忌而設素於公卿之賓恐不可爲者卑之私故難以及於尊也雖重忌亦然但於已也重忌則設素輕忌則設肉不食何如輕忌如妻子忌之類

生忌

或問中原人作家禮集說其中有所謂生忌蓋於先考妣生日設飲食以祭象平生也其祭文曰存既有慶沒寧敢忘云此意何如退溪曰恐孟子所謂非禮之禮此類之謂也

墓祭

或問墓祭之儀沙溪曰通典曰三代以前未有墓祭至秦始起寢於墓側唐侍御鄭正則祠享儀云古者無墓祭之文漢光武初纂大業諸將出征鄉里者詔有司給小牢令拜掃以爲享曹公過喬玄墓致祭其文悽愴寒食墓祭蓋出於此唐開元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不得作樂程子曰拜墳則十月一

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

擇日

或問墓祭家禮只云三月上旬而無十月上旬此出於何書寒岡曰十月一日程張司馬朱子所通行

或問墓祭當行於何時晦齋曰家禮墓祭三月上旬擇日行之今世俗正朝寒食端午秋夕皆詣墓拜掃今且從俗行之可也

或問墓祭依俗制行於四名日歟栗谷曰家禮墓祭只於三月擇日行之一年一祭而已今俗於四名日皆行墓祭從俗從厚亦無妨但墓祭行于四時與家廟無等殺亦似

未安若講求得中之禮則當於寒食秋夕二節具盛饌讀祝文祭土神一依家禮墓祭之儀正朝端午二節則略備饌物只一獻無祝且不祭土神夫如是則酌古通今似爲得宜

或問墓祭家禮用三月上旬而今俗多行於四名日若欲矯俗遵禮則皆以爲祭禮從先祖不可改也云然事有不便者寧倣古禮用三月十月之制四名日則以酒醴行祭於家廟如何寒岡曰從先祖云者先世所傳雖出於禮而有或不同者或可從焉非謂先世失禮之甚者因仍踵襲也我國未建家廟之時通行四時之祭於墓所今既立家廟而一遵朱子家禮則家廟與墓所祭禮自有定規不必

要爲之說而有所云云也家禮所謂俗節卽今四名日之
類也
或問先生於四名日皆上墓有違於家禮未知何意芝山
曰墓祭古禮無文三月寒食始於龍忌十月朔日起於秦
陵世俗因之以上塚明道橫渠皆以爲隨俗而祭無害於
義理云云不知我國四祭自何時何據而起乎端午秋夕
等俗節通天下以爲名辰而具肴羞以爲宴樂則人情不
能不思享其祖考而又按國俗鄙野至于麗季猶不知立
廟奉先則自王氏以上但有上墓一祭明矣此雖曰非禮
之擧而其所從來者亦遠矣故我晦齋退溪兩先生亦從
俗而不廢豈亦不以無害於義理之故耶而況是日非卽

東郭士女遍滿至於馬醫夏畦之鬼無不洋洋如在以受子孫之追養如柳宗元之所稱者獨我先祖之墓蓬科閴然㸔無人影九泉之靈亦且潛悲爲人子孫者尚忍安然于心乎今以眇然一後生且未窺古人之藩籬而自以爲能守古道能知禮意而偶然獨廢千百年之遺俗抑亦不自量矣且程張之時只有寒食及朔日兩祭而已設有此四祭其必從俗無疑不然則朱子於重午中元等節祀何以力拒南軒而一一從俗乎其于廟于墓雖不同而從俗則一也矧如新安舊俗京家㬇福其鄙俚亦甚而猶且從之乎故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或問伊川以野祭爲非而今俗只尚墓祭四時之祭反輕

大失禮之本意何以則得宜也愚恐伏曰國俗太隆於墓祭至有四名日之號而四時正祭或爲之輕甚失禮之本意固如來喩所言形體所藏魄靈依焉孝子追慕之情爲之展省於霜露旣僾之日亦人情之所不能已若以伊川野祭比之則其抑之太過矣今但致隆於四仲之祭而三月十月兩朔上旬卜日上墓似爲得宜十月上墓家禮雖無此文而東萊宗法有之今中原人皆用之故寒岡諸文遵行之

或問家禮墓祭必以三月行之者何意正朝寒食端午秋夕之祭抑有輕重可言歟以今俗言之正朝似重而擊蒙要訣則只以寒食秋夕爲殷祭正朝端午則欲略設行之此則何意沙溪曰三月上旬想朱子亦從俗爲之耳四節

日祭乃我國俗也栗谷之意以春秋爲重故寒食秋夕三獻餘祭則只一獻然於古禮亦無考據只當參情酌禮以處之耳

服色

或問墓祭素帶其義何也寒岡曰體魄所安古有哭臨之禮所以有不忍於吉服

或問墓祭當用何服栗谷曰主人以下玄冠素服黑帶

或問擊蒙要訣墓祭儀主人以下玄冠素服黑帶云云有官者必著白團領而品帶不可著耶沙溪曰墓祭素服黑帶之制他未有考有官者必著白衣角帶亦未知是否儀禮大祥祭用向吉之服喪祭尚然況墓祭乎僕有職時用

先人之禮以紅衣品帶行祭而未知得禮與否

布席陳饌

或問按家禮凡祭進饌在初獻之前侑食在終獻之後墓祭獨無此兩節丘氏儀節敷衍其禮一依家祭之儀未知何據或又因此謂墓祭不設飯羹故無侑食之文既有三獻盛禮而不具酒食寧有是理愚意原野之禮所當有殺於廟寢之事故少變其節亦是情理之固然也如何其節次何以則可飯羹魚肉幷與蔬果而同進插匙正筯卽在降神之後耶退溪曰墓祭無進饌侑食之節或人以為不設飯羹恐其不然也亦諭原野禮當有殺云云此為得之況今宗法廢而不行人家衆子孫不能盡孝敬於家廟之

祭而墓祭不得以不重乃反疏略如此無乃未安乎故竊謂依丘氏禮行之無妨

或問墓祭依禮文則不用羹飯否退溪曰禮文不見有不用羹飯之說

或問家禮凡祭進饌在初獻之前侑食在終獻之後墓祭獨無此兩節何也沙溪曰豈原野之禮殺於家廟故耶鄙家依擊蒙要訣三獻前并進魚肉蔬果插匙正筯未知是否

或問妣墓與考墓不同原每欲祔葬而歲久未果今於考墓祭時設妣位合祭何如退溪曰據禮言之兩妣皆當祔於考塋未則遷先而祔可也滉先妣葬在別處而先考葬

於族葬族葬乃家後山也況兄弟六七人遭後母喪取便
近而祔葬於先塋先妣墓已經七十餘年難於遷動又亡
兄嫂及姪隨葬亦多已成一族葬因遂未遷其於事理極
爲未安尚賴所云別處亦去家僅五六里而近每祭兄弟
子姪祭於先壠次日祭於先妣墓未嘗設位於先壠而遙
祭之也兩處皆有齋舍或於其一處有故不可行祭則就
無事處設位合祭之耳此乃從前處事未盡善暨于今日
雖欲改之勢有甚難之故也蓋墓祭不當遙祭朱先生答
王晉輔書言之惟祔葬事自不應盡得如禮故於來問不
敢云如何

或問自曾祖及亡母并旁親十二位神主一家奉祀而且

皆同原當墓祭則各就其墓位而祭之一日之內自朝至
晡參祭之人往復彼此氣力困怠專精未至祭饌與器因
怠而或不潔雖曰設祭而猶不祭也何以則得宜耶退溪
曰同原許多墓各行祭之弊世多有此愚意不如掃視墓
域後以紙牓合祭於齋舍無舍即設壇以行之可免瀆弊
而神庶享也

或問父母墳與外祖同托一山則祭之當何先退溪曰先
外祖

初獻

或問時祭忌祭考妣祝文皆云昊天罔極墓祭獨云不勝
感慕此何義也寒岡曰省掃塋域似與家間常事不同只

云不勝感慕恐自有淺意
或問擊蒙要訣墓祭祝辭正朝云青陽載回端午云草木既長喪禮備要正朝則歲律旣更端午則時物暢茂未知當從何說沙溪曰兩說不甚相遠
或問墓祭主人病甚不得往使族人代行則祝文何以爲之家廟之祭使人代行則祝辭例曰某使某敢昭告云云今當依此否愚伏曰祭不可無祝來示得之在家在山似無異同矣
或問墓祭有疾或遠出又無子弟則世俗或令婢僕爲之其黷褻不敬甚矣如何退溪曰墓祭不得已有令婢僕代行者又使盡廢尤甚未安如何

亞終獻

或問時祭三獻各進炙墓祭亦如是否沙溪曰墓祭雖殺於時祭家禮本註如家祭之儀云則三進炙似當

或問墓祭無飯羹之設而有三獻之儀只各三祭酒而無添酒之禮乎寒岡曰不侑食故無添酒之禮

或問墓祭無闔門之節亦肅俟後進水如何沙溪曰是

后土

或問祖先及子孫同托一山則土地祭當俟諸位祭畢行之耶沙溪曰諸位祭畢行於最尊位之墓左家禮集說問祀后土如何不在墓祭之前曰吾爲吾親來薦歲事熏誠在墓土神自空後祭蓋有吾親方有是神也

或問家禮祭后土四盤云只言盤數不言某物何意沙溪曰上文具饌註旣曰更設魚肉米麪食各一大盤以祭后土云則此云四盤實相照應但朱子嘗書戒子云可與墓前一樣吾家欲依此行之

家禮或問卷之九

家禮或問卷之十

雜禮

國恤

服色

或問今當國恤禮曹以麻帶行移是何如退溪曰家禮五禮儀齊衰皆用布帶則恐當用布也五禮儀只有麻帶之文而不稱布帶者其上註中有內喪則齊衰之語既云齊衰則布帶在其中故不別言布帶耳疑禮曹未及詳察仍以麻帶行移也○曰騣網巾段匪頭著之無害否燕居服出入服當用何服馬裝亦何以爲之曰右件事禮官既不言處之實難然嘗見朱子君臣服議及答黃商伯余正甫等書所言則今之五禮儀所定國恤臣服似依朱子說參酌而定之也其答

正甫書有曰燕居許用白絹巾白涼衫白帶云云以此觀之燕居只白衣布木皆不妨帶或絛或布皆用白冠則疑卒哭前布裹笠卒哭後易白騣網巾則雖布裹紗帽中不易但段壓頭不可不易凡華盛之物皆去故也笠纓用白布木之類似無妨如何鞋履宜用白出入服京官皆著衰服外官恐與京官不異也馬裝諸具中華盛者權處之或易故件或雖塗裹恐亦無妨出入別制生布直領似無妨然時王之制無所據未敢定行君喪古云方喪實與親喪同之後世廢之久矣盛宋猶未復朱子慨歎而有議其後稍復而本朝尤謹然尚多遺制私中難以一從古禮

或問今此國恤只著白笠者衆也或有著布網巾或有著

白匽頭未知何以則可寒岡曰徐花潭上疏中滚以素冠
黑巾爲非黑巾卽黑網巾也布網巾白匽頭今亦多有
或問今於國恤會哭及服色何以爲之明公雖在削黜中
曾爲大臣似不可不審西厓曰退溪先生於乙巳亦在削
職之中而 仁廟發引之日不得入班次獨出郊外望哭
行禮蓋其臣子之情不能自已故雖無國令而可以義起
也昨日未免依此出江舍哭臨四拜以私處不敢設位只
西望哭拜而罷未知於禮無大謬否白笠亦當用何色或
可以生布裹之以別於士庶否以生冒動猶在故耳〇曰
雖在削黜異於凡人不可不舉哭衰服及生布笠亦當爲
之未知如何曰朝廷之禮極嚴非人人徑情冒昧之地前

銜中如鄙人者旣不得成服於前而又無冠帶於後其可權著而行禮耶情雖無窮禮有分制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其在深山窮谷者悲號於深山窮谷亦是常分何得參之耶三品前銜猶用白則無職之人豈敢用布玆用稍細布裹笠而白其色使與生布有別衣則草野之人布衣乃本分故以六七升布爲直領如俗所謂深衣擬使別於平時之服先生終赴郊外哭送之列

或問國恤削奪無官者亦或哭臨於闕門外此禮何如也

西厓曰在草野者悲號於深山窮谷乃是常分近日始有城門外或闕門哭臨之例未知此果合禮耶數十年前無此規而近日始聞之凡喪事之過其常分而犯其所不得

爲者古人謂之倭哀○曰喪初都下前銜勿論官資崇卑皆著縗帶云未知何據曰豈不以雖退恩數已寖不敢自同於凡民也耶

或問國恤已出而關文尚未來到本邑會哭一節何以爲之西厓曰五禮儀旣以文書到日爲言當待公文之至次第擧行無可疑者但今則方伯遠在海邊文書之至未知何日而聞訃之後哀情在中久抑不行亦似未安不知何以處之然後可合於情禮而無違於國典也如鄙生者以罪廢之臣旣不敢與於公庭成服之列則於事本無所拘而又不必等待他人故初四日得府吏之傳卽出江舍西望號哭其後第六日又出江舍變服而已

或問新除在謝前者不入哭班云然否西厓曰所謂謝前者五品以下官旣肅拜而未署經不敢供職者謂之謝前國恤內卒哭前凡擧哀及他會皆重與平時公務不同故不得以謝前不出若卒哭後則否也

或問方喪三年大夫士初入都欲哭者哭於 靈殿之外乎哭於 陵寢之外乎哭之必有其時乎雖非祭哭之時亦可哭之乎且大夫士服父母之喪者未知以何服哭之乎寒岡曰頃見卒哭前凡就哭者皆哭於國門之外服父母私喪者恐難以私服就哭

或問外官卒哭日除服之節何以爲之退溪曰當初成服旣於 殿牌行之今之除服亦於初行處行之爲當早朝

著衰服入庭跪執事上香俯伏哭不拜出就次改服入庭四拜而出五禮儀外官成服條下云卒哭改服及練祥禫改服節次與京官同又家禮小祥變服節次各服其服入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云云以此推之似當如此叓思之則卒哭後百官雖烏紗帽黑角帶喪服則非除於此日也故凡干喪事則著衰服云外官雖無著衰服之處若以事入京或小祥前遞外官爲京官則凡干喪事著衰服無疑矣今豈可爲除服節次乎自明日後只當藏衰服而用烏帽黑帶而已

或問東宮服制何以爲之禮曹單子內有禁屠殺一月之文然則私家廟祭亦不可行乎退溪曰東宮服制內外百

官四日成服七日而除其他士庶人則無服以未嘗臨莅而德惠不及於民庶故也惟於禮曹啓單子內有禁屠殺一月之文然此亦指都城內而言非指外方也則外方士人之家過六七日後舉行廟祭恐無不可也若如宴會等事則葬前廢不可爲耳

私服

或問國恤中遭私喪沙溪曰禮記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註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室老家相之長也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大夫使室

老攝行士則子孫攝也小註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君薨旣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旣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註有殷盛之事則往君所朝夕不往哭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反送君之葬也君之喪旣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變而歸不俟子註遂遂送君柩也不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改服而往註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

潑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不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不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不擧禮也註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君服除乃得爲親行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卽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小祥後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

或問國恤內免喪者服色何以爲之或云斬衰者黑笠黲服

行之而卒事卽去之此說何如退溪曰禮君服在身則雖
親喪不得成服者以君服爲重不得以私喪之服加於其
上故也今此禮雖難擧行然擧國皆縞素已獨爲親喪黑
笠黲服豈可爲乎故愚意以爲直以白笠白衣行之可也
或問今遭從祖祖妣喪已具冠經衰裳之服而或云國喪
中不可服私服未知何如寒岡曰昔詣李先生門下適値
國喪之時有門喪先生不許朞功成服其所謂成服者卽
世俗布帶也問有君喪則雖士人亦不敢服朞功之服乎
答曰頭戴君喪白笠腰著私服布帶一身而兼公私之服
豈可乎自是始知有國喪則不敢朞功之私服也今承示
喩情或果然若具冠經衰裳之服則雖未知其必當而亦

不敢止之若如世俗只著布帶則吾有所受之者如上所云今不敢別有所分別輕重而云云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以有君服之私喪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註之者曰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鄙意常以爲大夫士有君喪則私親之服聖人猶不許況今旁親之服實難擅服區區淺臆亦安保其或合於義耶

或問禮妻喪杖朞曾聞先生遭內夫人喪服而無杖云敢稟寒岡曰賤家之遭妻喪也適在國喪時身有爲君之服不敢服私喪不惟無杖亦不得衰絰

或問旣有國恤之服則朞功以下之人當著何服而出入也旅軒曰白笠白帶乃卽今國喪之服也出入時只當服

國喪之服不可以私喪之服易之也

國恤中祭奠

或問國喪內私家祭祀只廢於國葬前耶喪家几筵之奠朔日殷奠及葬後虞卒祔三祭似不可廢何以爲之旅軒曰國喪卒哭之前私家祭祀亦何得依例行之哉如喪家之奠雖不可幷廢只設素奠爲安耶至於虞卒兩祭亦雖難廢恐不爲殷奠也若祔祭則葬後退行如何朔望奠若永廢其事則似涉未安亦爲粗設是果孝子之情耶

或問國恤卒哭前士大夫家遇忌祭則不得設行否西厓曰卒哭前一切停止無疑而亦有不得盡然者鄙家於先人諱日不忍虛過未免略設素饌而哭之

或問國恤三年之內凡人家不得行時祭云此亦然乎寒岡曰國恤卒哭後許行大小祀則私家之祭恐亦行之無疑也

或問國恤卒哭前時祭忌墓祭未可行耶寒岡曰卒哭之前大中小祀幷令停廢則私家時祀墓祀之類俱難擧行惟忌日則亦奠之類略具暫設何妨

或問國恤卒哭後則士大夫家時祭墓祭亦可以行耶西厓曰時祭盛禮故不得行墓祭似難廢蓋墟墓間拜掃之祭不與吉祭同况國家已開行祭之路自無所嫌也

或問國恤卒哭後大中小祭祀皆已許行則私家祭祀行之無碍第以四時大祭則不可以白衣白笠行之又不可

著吉服以是疑難矣一白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云云據此說而於正朝清明端午秋夕用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以祭之則雖不可謂之時祀比諸專廢者則得矣寒岡曰鄙意則素服既爲朝廷視事之服士大夫用以爲私祭之服或不至甚妨

或問國恤卒哭前當廢祭而忌日墓祭異於大祭略設行之何如退溪曰墓祭忌祭雖似未安似不可廢故不上塚只於齋舍設素饌暫以白衣冠行之似無妨時祭則不可以素饌行之卒哭前權宜停廢似當卒哭後烏帽行之

或問國喪廢祭否若不廢祭亦當上墓否退溪曰卒哭前未可上墓其就廟如節祀之禮有官者恐不可行也

或問國恤內行私廟時享何如旅軒曰時享乃人家盛祭也國有大喪則私廟行盛祭似甚未安且不可以素服行盛祭國恤內權停時享當其祭月略備饌品獻以單酌如節薦之儀如何

順親

或問父兄以子弟讀書爲重家廟祭祀之時或在山房或處旁近而不令與祭於心甚未安退溪曰讀書爲重而不得參祭揆之餘力學文之義甚未安當以開陳得請爲先然若請不得命亦當從令恐不可率意直行也

慕先

或問驛館寺壁有先人遺墨或姓名拜之何如退溪曰但致敬慕爲可拜之過當

或問高祖畫像藏在家廟而小生至今未見無時出省不近褻慢否祭祀時出視如何旅軒曰因祭祀省視似宜○曰若出視則當拜之乎但致敬慕而已乎按先生集中李淳問目曰驛館寺壁有先人遺墨或姓名拜之何如先生答曰但致敬慕爲可拜之過當以此觀之似不當拜但遺像與遺墨姓名不同拜之如何曰祭祀時見之者自當有祭祀之拜若或非祭祀而有不得已展省之事則見祖先儀像安得無拜眞像非但遺墨姓名之可敬而已也

或問夢見先君或已所當祭而有故未參則臨食於飯中插匙少頃以盡誠意何如退溪曰此等事何可立定規式然以理言之但於中心致盡思慕之誠可也若務行此等事切恐漸近於乖異也

或問未嘗不食新在禮當然若出遊遠方未便卽薦而再三遇之柰何退溪曰隨地隨宜力所可及處當盡吾心其不及處恐難一一守一法爲定規也若膠守而不變則出遠方者不食新穀飢而死矣無乃不可乎

或問今有士人某性孝其先君平生雅居之所不忍坐臥至於幽閑迷以爲此意甚可愛然一家之中若有敬謹之事必就其處浚之何如退溪曰此意甚好然亦恐有難行

處苟如是說古人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等事似皆爲忌
親而先人所居之室皆閉而移他乃可作階更無人爲升
降之主如何故愚意此人於此輒有不忍坐臥之心甚當
而至於幽閉則恐難於推行之處至如涉事於其處尤爲
未穩若是是以先神爲不依於祠廟而依於此其可乎
或問曾見喪祭禮問答一士人性孝其先人雅居之所不
忍坐臥至於幽閉退溪先生云幽閉雖似爲過而先人終
命之所燕樂歌舞皆於斯於人情有所不忍未知如何愚
伏曰退溪先生引孔子語答此問極其精當何可致疑聖
人人倫之至而未嘗有幽閉先人之室者此人所爲眞韓
子所謂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耳豈有此理若如來說

則古人成寢之頌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君子何以謂之善頌耶必待易其室然後安乎贊者過之恐不應至此李先生所謂不忍之心固好至於幽閑則不可者十分恰當無以易之矣

夫婦

或問夫婦久別而相見或有相拜者何如退溪曰婚禮壻婦交拜古無而後賢循俗著之祭妻夫亦當拜云以此觀之拜似得之但未有考據不敢質言耳雖拜恐當如今人相見只單拜爲得

或問妻族稱叔姪兄弟妻母有以母稱之又有以妻齒爲坐者何如退溪曰妻族稱呼妻齒爲坐皆非是妻母稱母

俗亦有之終不可爲訓矣

嫡庶

或問妾子之於嫡母不可稱母主耶退溪曰妾子之於嫡母稱於人則曰嫡母可也但以方言稱於母前及家內則別無可當之稱恐只得如今人家婢御稱主母之稱而已蓋於父既不得稱曰父主於母安得而直稱曰母主耶

或問庶母於己妻貴賤雖不同猶是姑婦之行其行坐位次飮食先後當如何處之嫡女同退溪曰此亦未有明據然父在而母歿父不得已使一妾代幹內事一家之人豈可不稍以攝母之義事之乎故古有攝女君之稱雜記曰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註妾攝女君則稍尊也又曰

主妾之喪云云殯祭不於正室註攝女君之妾死則君主其喪猶降於正嫡故殯祭不得在正室也以此觀之攝女君稍尊於衆妾可知如是而子妻與諸女諸孫女直以貴賤之分每事輒先於彼則非但於庶母不知有攝母稍尊之義其於事父之禮亦有所未盡故謂宴坐位則當避食則當讓讓食之節在家內當然也若成衆燕會或他有厭尊處或不得讓矣惟同出於一路乘馬者先於乘轎者事體殊異故不得不轎先而馬後矣若可相避則避之未可避則如上云

長幼

或問年長於我者以父兄事之乃長幼之序也今有人非隣長父執而齒長於我者當以何道事之若以父兄事之

無乃僻於畏敬乎退溪曰年長於我者有父事兄事之差等是大槩言之其間復有賢愚貴賤分義隆殺之不可無分別者各隨所遇有萬不同難以硬作一說斷定也

或問酒禮退溪曰今之酬酢與古禮不同不暇詳論長者行酒少者詣尊所恐無不可雖大人在座亦無厭尊之嫌但所謂長者於大人是爲子弟之列有不敢當長事之禮而止之則當止耳且非宴會偶設酌則亦不必詣尊所只略起迎接而進之可也

孫行爲後

或問孫不可爲繼後者亂昭穆也而昔白樂天以姪孫因爲繼後何也唐時禮文不明而然耶無他姪子之類而然

耶今有無姪爲後而欲以姪孫爲後者亦不可爲耶寒岡曰白樂天事未及考知孫不可以爲後旣無他子姪行則今世多以族孫爲侍養者然非古禮也追考樂天事在事文類聚蓋其門中無他子姪之可後者出於不得已非禮之正也

伯叔父母奉祀

或問亡姊無後姊夫有一弟而亦有獨子族中又無可後者所謂一弟之獨子自其未離乳時就養於姊其視之無異所生今方在朞服中其將爲奉祀也欲不以班祔例之他日入廟其伯父母與生父母作一行連安正位使其子孫世守之直至於代盡而同之此事於義何如寒岡曰先伯氏未立後時與仲氏相議若未立後則必欲如是處之

矣因幸立後而未果於禮可否則不敢知而私情之切則
有不得已也盛問亦符鄙見不敢止也○曰伊川主式書
屬親本註屬謂高曾祖考云因此推之則旁親如伯叔父
母亦當以伯考伯妣叔考叔妣書之又旁註施於所尊則
伯叔父母亦所尊也當註其旁曰姪子某奉祀而時俗或
於旁親神主雖尊不書屬不書旁註者殊非闕失耶曰恐
當曰顯伯考若書旁註則恐當曰從子

或問先伯考妣育養之恩與本生無間祖父生時命立爲
後以奉宗祀但伯考在世時未得呈禮曹入啓今此家廟
之禮何以處之伯考既爲繼禰之宗應入禰廟則不可比
同於班祔之例本生父母則所重在此亦不可別容他議

竊欲伯考與生父以次繼奉於禰廟共爲一世則如何伯考生時意見如此而一家父兄之意亦欲如此未知無大碍否寒岡曰一家定論既如是則恐不得追立異論○曰題主稱號何以爲之稱顯考則恐有兼貳之失稱養考則未有禮經之可據欲書伯考則親養繼世恩義隆重以叔姪而有父子之道恐不可泛稱伯考也養考之說不見於禮經家禮八母圖只言養母而不及養父然我國五禮儀大典等書始有養父之名此乃一代成制而今俗以養考書于神主者亦或有之且杜氏通典曰生與養其恩相半又曰育養之義參於造化養之時義亦大矣重矣故送往之日以養考題主今聞議者以養考之稱無所經據爲非

未知當稱某號而得禮之正無所舛誤耶神主不書養考則旁註亦不可以養子書之將何以改之或言當用顯字又稱孝子為宜云此說如何顯字孝字皆無所嫌碍則稱顯伯考似無妨如何曰鄙意若書曰顯伯考云云旁註曰從子某奉祀似不甚妨但尊府大人備將前後曲折援引他例呈上言下禮曹從實回 啓萬一獲蒙 恩允則積疑洞釋名義快正豈不幸甚矣乎請姑停改題先圖籲天一事如何三世宿願一朝獲伸豈不快乎

或問有叔父恩愛無異親父而無後使侍養子奉之欲於四時之祭以紙牓祔祭於祖廟何如退溪曰既有侍養子奉祀則祔祭亦未穩不若以物助奉祀時時參祭而已

女壻奉祀

或問己所不當行素之親雖參祭不爲行素耶妻親之祭稱號當何云耶退溪曰忌日雖非己當行素之親若當行其祭則行齋素盖宜矣何非耶妻親之祭古亦無據今循俗旣已當行則於妻父當曰外舅妻母當曰外姑若妻祖父母以上則禮無名稱今不可苟加非禮之稱從權不書稱號或可耳

或問妻親無主祀者不得已祭之則祝文當書妻某親耶退溪曰世人遇妻親無主祀者不免爲循情權行之祭然度其勢難於祝文之辭其不用祝者或有之矣今若用祝則恐如所諭似亦可矣

或問己所不當祭如外高曾妻祖無人與祭己爲初獻則
祝文當何書書之有碍則祝文闕之何如退溪曰闕
或問妻父無子葬後神主無托女壻別設喪次於其家朝
夕行祭而今當小祥出嫁之女從禮文脫衰服無他奉祭
者女子雖脫衰服亦當行朝夕祭耶寒岡曰無子而靈几
就設於女子之家斯蓋禮之變而爲無於禮者之禮也合
於義而不安焉矣於禮無之而爲禮之變且合於義而不
安焉則雖精於禮學之人猶不能爲之說況素昧於禮而
不可以與權者乎無已則其於設几筵處必有掌祭祀之
婢僕如俗所謂行者矣如以練後遽撤爲未安而仍留三
年則無寧使此人仍奠之乎然大本旣謬非講禮君子之

所知也○曰練時節目何如曰練時節次在几筵脫服則依家禮小祥祭變服之規若在他處而脫服則當設位而一如家禮之儀

外孫奉祀

或問妻母之喪無喪主粉面以外孫之名書之乎寒岡曰粉面之題出於變禮不知當如何而爲得宜也如不得已則當書曰顯外祖妣某氏神主旁題則姑勿書

或問世俗或有以外孫主祀者神主當以顯外祖考妣書之旁註亦書之耶外祖神主或傳於外孫女則亦將何以書之耶沙溪曰外孫奉祀猶爲不可况外孫女耶何必書奉祀闕之可也

或問父爲外三寸之後父亡之後其神主入祠堂耶別設祭所而安之耶寒岡曰當設別祠兩姓一祠未安○曰父之舅於子爲四寸大父也祝文當稱某考耶曰顯外從祖考

或問祖考外家無後以第四叔父奉其祀叔父之喪已過祥禫而神主時無可安之處欲立別廟則勢亦不便或云旣奉其祀矣神主同入一廟不違情禮是亦行權一道未知此說或不至害禮之甚耶旅軒曰所謂奉祀云者本非同姓繼後之比一廟而二姓同入則是二本矣其可乎哉

或問祖外家父外家俱無後二外祖神主皆奉祀矣若時祀茶禮之時同祭於正寢似甚未安未知何以則可乎寒

岡曰外家神主奉祀本非禮經今者不得已奉祀則當時祀茶禮時先祭祖外祖次祭父外祖然後當祭祖與考矣雖一曉三祭未免差晩而晩祭之妨猶勝於合祭之未安矣

異姓繼後

或問今人若無子則不得已使異姓人侍養奉祀然則當立廟奉祭否退溪曰異姓人侍養自是人家苟且之事然既云奉祀則不容無安神設祭之所此廟制亦當稍減損乃爲得之

宴日不弔

或問既與宴樂則是日弔哭似未安退溪曰滉嘗推得伊

川引哭則不歌之說正與來諭同矣朱先生乃以伊川爲不是竊有疑焉蓋是時一慶一吊皆同朝共擧一日之間吉凶相襲旋罷旋集禮黷情散恐不如翌日早吊之爲得不安以恒人聞親戚之喪卽趍奔赴者例論之也伊川豈不思而失言於其間哉

祭飯

或問古人臨食必祭今亦祭之何如退溪曰此亦有難通處我爲客而獨祭主人不祭或我爲主而獨祭客不祭二者無一可者也若爲是不可爲客而到處勸主人同祭爲主而每見客勸同祭豈不大取怪於俗耶

或問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註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

也祭之之義似不涉於主客之禮而釋之以此何歟侍食於長者亦不敢當客禮則亦不敢祭耶沙溪答謂古者座中上客祭酒其餘人不爲之祭國子祭酒之名由於此但家禮四時祭正位皆祭酒與古禮不同未詳其義今者對尊長食有齒德敬如父兄者外其餘年長者爲祭似或可也云云愚伏曰禮主人延客祭註延導之也論語註所謂不敢當客禮正謂此也若待君祭而祭待君食而食則是以客禮自處也

諱法

或問凡諱當諱幾代叔父叔祖外祖妻父皆可諱乎世人亦諱生在之親何也退溪曰諱法雜記下篇詳之其言毋

之諱宮中諱之妻之諱不舉諸其側則外祖妻父有當諱處有不必諱處可知但卒哭而諱則生前不諱固也然生前豈敢舉親名而稱之耶此尋常所疑

家禮或問卷之十

問政講録

五